

浙江通志

南

浙江省圖

福建界

14

江西界

西

江南界



中华书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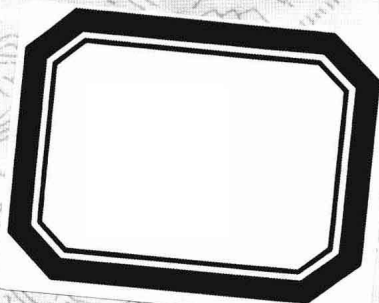


浙江省圖

清雍正朝

浙江通志

14



中华书局

敕修《浙江通志》卷二百六十六

艺 文 八

碑

龙井题名

宋·秦 观

元丰二年中秋后一日，余自吴兴道中东还会稽。龙井有辨才大师以书邀余入山。比出郭，日已夕。航湖至普宁，遇道人参寥，问龙井所遣篮舆，则曰：“以不时至，去矣。”是夕天宇开霁，林间月明可数毫发，遂弃舟从参寥策杖并湖而行。出雷峰、度南屏，濯足于惠因涧，入灵石坞，得支径上风篁岭，憩于龙井亭酌泉，据石而饮之。自普宁经佛寺十五，皆寂不闻人声，道傍庐舍，或灯火隐显，草木深郁，流水上激悲鸣，殆非人间境。行二鼓矣，始至寿圣院，谒辨才于潮音堂，明日乃还。

严州乌龙广济庙碑

宋·陆 游

山川之祀，自虞书以来，见于载籍，与天地宗庙并。或谓山川兴云雨、泽枯槁，宜在秩祀，非必有神主之。以予考之，殆不然。维岳降神生，甫及申山川之神，降而为人，与人死而为山川之神一也。岂幸而见于经则可信，后世则举不可信耶？柳宗元死为罗池之神，其传甚怪，而韩文公实之。张路斯自人为龙，庙于颖上，其传尤怪，而苏文忠公实之。盖二神者，所传虽不可知，而水旱之祷卓乎伟哉，不可泯没。则二公亦不得而掩也。予适蜀，见李冰张恶子庙于离堆梓潼之山，皆血食千载，非独世未有疑者。盖其灵响暴著，亦有不容置疑者矣。严州乌龙山广济庙之神曰五显仁安灵应昭惠

王，旧碑以为唐贞观中人姓，邵氏所记甚详，虽幽显殊隔不可尽质，然神灵动人如罗池、变化不测如颍上，历数百年未常少替；而朝廷之所褒显、吏民之所奉事，亦犹一日。此乌可以幸得哉？至于绍兴辛未，东海之师群见巨人皆长丈余，戈戟麾旄，出没烟云间，则相告曰乌龙神兵至矣。或降而遁去、无敢枝梧者，是又与东晋八公山及庆历嘉岭神之事相埒。然彼皆在近境，而此独见于山海阻绝数千里之外，岂不尤异也哉！不得韩苏之文以侈大其传，而邦人进士沈奂顾以属笔于某。辞卑事伟有足恨者，乃作迎送神诗一章，使并刻之，宝庆元年十月甲子也。其辞曰：

王之生兮值唐初基，龙翔于天兮英雄是资。独沉草莱兮默不见施，巉然万仞兮胸中之奇。使得小试兮冒白刃而搴朱旗，丈夫战死兮固亦其宜。死于不遭兮精神曷归，王亦何怵兮人则为悲。乌龙之山兮跨空巍巍，筑杰屋兮奉祠。酿桂兮羞芝，弹箜篌兮吹参差。王捨斯民兮逝何之，锡以泽兮燕及莠稂，岁屡丰兮长无凶饥。拥羽盖兮驾玉螭，时节来享兮民之依，国有征诛兮克相王师。长戈大纛兮肃肃阴威，平河洛兮前功弗隳，隆名显爵兮永世有辞。

洞霄宫碑

宋·陆游

造化之初，昆仑旁薄。一气既分，天积气于上，地积块于下，明为日月，幽为鬼神，聚为山岳海渚，散为万物。万物之最灵为人，人之最灵为圣哲、为仙真。而道为天地万物之宗、幽明巨细之统，此伏羲、黄帝、老子所以握乾坤，司变化也。其书为《易》六十四卦，《道德》五千言，《阴符》、《西升》度人生神之经。列御寇、庄周、关喜之书，其学者必谢去世俗、练精积神、栖于名山乔岳，略与浮屠氏同；而笃于父子之亲、君臣之义，与尧、舜、周公、孔子遗书无异也。临安府洞霄宫旧名天柱观，在大涤洞天之下，盖学黄老者之所庐，其来久矣。至我宋遂与嵩山崇福宫独为天下宫观之首，以宠辅相大臣之去位者，亦有以提举洞霄召拜左相者，则其地望之重殆与昭

应、景灵、醴泉、万寿、太乙、神霄、宝篆为比，它莫敢望。在真宗皇帝时，始制诏改官名，赐金宝牌，又赐仁和县田十有五顷奉斋醮，悉除其租赋。至政和间，宫以历岁久，穿坏漫漶，徽宗皇帝降度牒三百，命两浙转运司复兴葺之，岁度童子一人为道士。建炎中又废于兵火。高宗皇帝中兴大业，闻之当亡太息。乃绍兴二十五年，以皇太后之命建昊天殿、钟楼、经阁，表以崇因寮以修庀，费出慈宁。梓匠工役具于修内，步军司中使临护，犒赐踵至。既不以命有司，而山麓之民亦晏然不知有役。一旦告成，金碧之丽光照林谷，钟磬之作声摩云霄。见者疑其天降地涌而神运鬼输也，可谓盛矣！及上脱屣万机、顺神物表，遂以乾道二年自德寿宫行幸山中，驻蹕累日，敕大官进蔬膳，御翰墨书《度人经》以赐。自有天地即有此山，殊尤之迹未有若此者。庆元六年九月，葆光大师、宫都监潘三华与知宫事高守中、同知宫事邱居仁以告山阴陆某曰：“愿有纪以为无穷之传。”某以疾未能属稿。后三年，同知宫事王思明与其徒李知柔杭涛江入东，继以请，乃叙载其本末如此，且为之铭曰：

在宋祥符，帝锡之书，乃作昭应，比隆羲图。元丰景灵，列圣攸居。元祐上清，以祝帝储，棟宇煌煌，焕于天衢。徽祖神霄，诞弥九区。迨我高皇，东巡于吴，睠言天柱，镇兹行都；警蹕来临，神明翊扶，乃御幄殿，穆清斋居，天日下照，雨露普濡。迨今遗民，注望属车，三圣嗣兴，光绍圣谟。千础之宫，騫腾太虚，宝磬鸿钟，震于江湖。肆作颂诗，用纪绝殊。

施氏节行碑

宋·汪藻

孺人施氏，四明人，故府君周公讳良史之妻，故宣德郎赠少师讳弁之母。今台之宁海县东四十里有岙，介于数山之间，清溪周其前，大海环其外，水石参错，桑麻杂植，其中多周氏居，盖其故第也。施氏于四明为望族，孺人有容色性行，其家慎择所配。时府君虽不事官学，而以能文称。居乡慷慨有器度，喜周给人，颇推长老，故施

氏以归之。周之先尝纵大舶出海上，府君至府不肯离其家。纳孺人之明年，侍其父适日本国，去二月而生少师。后七年而府君哀讣至，少师生府君既不及见。而孺人年二十二，孀居家贫，其父母欲夺而嫁之，毅然守志不可回。先此，闾里未知读书，而孺人始教其子。有怜之者则曰：“莫若使田，富贵焉可必有。”诮之者则曰：“是见钱迟，其穷可立待也。”孺人则自信不疑，而教之愈笃，乃遣就舅家求良师友以训诲之。少师少苦疮疡，累年不能疗，孺人亲自抚视，至达旦不寐。方是时，家惟四壁，而孺人一寡女子，倚少师为命，而少师又多病，人莫不为孺人危之。少师每学于他郡，或驰赴京师，行之日，饭素祷于家，俟其还无恙，乃为肉食。自学以至仕，装囊悉自办，不取诸邻里，至卖衣衾以资之。有宾客至，必亲为之执爨具食，无少倦。故少师益得以结贤士大夫就成其业。年十八，荐于乡，三荐登进士第。先是，台州举进士者，旷岁不得一人，至少师而以文章取高第，于是乃知孺人为善教子也。嘉祐六年，少师释褐主越州会稽簿，迁建之松溪、婺之武义、黄之黄陂三县令，得以禄及其亲者十有九年。孺人以元丰三年七月初五日卒于黄陂之官舍，享年七十有四。后十三年，宣德郎卒于官，诸孙始迁孺人之柩与少师葬于江宁府上元县金陵乡紫金岭。政和三年冬，孙炳、炜援元圭需恩，叙孺人起家本末，乞封于朝廷。朝廷审其不诬，加以今号。乃降训词曰：“朕荷天景贶，嘉与宇内，共承兹休。汝胚胎吉祥，庆钟来裔，二孙沥恳祈涣异恩。朕方笃孝治以一天下，锡此命书，其克歆享。”呜呼，孺人夙有淑德，中外所知，郁而不彰，存歿为恨。一旦朝廷恩逮九泉，发徽音于数十载之后，命下之日，闻者荣之。孺人性刚，动有法度，接宗族乡里以和孝闻，飭身俭约不妄。孀居五十余年，未尝出闺阁，而家悉自主之，不以累其子，使得悉志于学。洎少师登第，孺人年五十六矣，犹教诸孙亹亹不已。而炳、炜最早被海育，以故同年登第。炳任左中大夫，知琼州军州事；炜任右中大夫，知汾州军州事。炤、琼、燦、燿皆举进士；炬，右迪功郎

池州青阳县主簿。曾孙道，右承议郎，知化州军州事；造，右朝请大夫，知泉州军州事；莘，文林郎抚州司士曹事；芊，右从事郎真州六合主簿；萃，右承直郎监杭州军资库、两浙东路安抚准备差使；庠，右迪功郎建州松溪县尉；蓁，右从事郎监潭州南岳庙。元孙彭，右从事郎黄州军事判官，彤、彰之美，并右迪功郎。其余举进士者又二十余人。源深流远，子孙诜诜，久而益盛，实由孺人起艰难、守节义，慨然保育其孤，以致今日。异哉！孺人生有伟节，没有荣闻，刊之琬琰，垂之简册，可以劝慈母而励节妇矣。然不得鸿儒大笔，表千载殊特之遇，则埋光泉壤，何以诏天下后世？是用备述孺人显著之迹，与夫宗族之景仰称道者，以俟异时史氏之所采择。庆元二年春三月。

帝禹庙碑

元·邓文原

至大辛亥，绍兴路重修帝禹庙成。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臣某等遣使驿闻，请纪其事，鐫诸乐石，而以命臣文。原制曰：“可。”顾臣愚陋，尝待罪词林，今又职司儒校，敢不对扬丕显、式昭盛祀、垂宪来今。谨按史载，帝即位，会诸侯江南，计功而崩，因葬焉。其事与《礼记》言“虞帝南巡葬苍梧”者皆谓相传已久。至于封泰山、禅会稽，则尤为后世侈功好大者之论，而非圣人崇德务本意也。尝以五服计其道里遐迩，则会稽实在要荒之外。先王省方肆觐政教是敷，非若馭八骏乐观游，除道周卫而勤民于远。然帝自肇功疏凿告成，锡圭躬膺，历数年逾百岁矣，犹不肯一日自暇逸以居于万民之上，则夫子所谓有天下而不与者，岂非万世之大训哉！厥初巨浸稽天，民用昏垫，孰任已溺，懋于奋庸；天启圣仁，声律身度，勤躬胝胝，以宣地利，以奠民极，功施无穷。考礼报本匪越人所私，爰自少康之庶子无余，始封而命祀。盖少康距帝仅五世，婴时投艰，复修坠绪，一成一旅，祀夏配天，不失旧物。繫帝之德，足以系属天下。而庶子无余，亦克胙于东土，世席休光，以及周之末季。凡越之人，

群居耕凿，服习声教，溯原而上，曷可食息忘也？矧覩其因山之制而遗衣服藏焉？历世推崇，或著祯祥，神兹顾享。皇元受命，义周仁洽，绥定幅员，稽古版图，贡输则在昔九州区域，止及海内。职方之大，轶古无伦，追惟有夏，治格幽明。山川鬼神，壹是宁谧。列圣继承，用弘兹道。诞降玺书，凡在祀典者，命有司肃修时祭，棟宇倾圯，官为缮完。若江浙所理圣三之祀，宜莫先会稽焉。戊申岁，越土荐饥，疾病仍臻，民多流殍。臣某以季冬来领郡事，慨然曰：“古者二千石期以共理，当为民省忧。吾其敢怠忽！”明年春，白于宰臣凡荒政若干事。既得请，还谒祠下，周视梁橑，风雨欹压，黻冕弗治，丹雘漫漶。先是，宋政和间，即庙为观，迨年更为寺，岁侵视荫，百废莫兴。乃首议复庙田之私，质于民者以贍众，鳩工充具佣役，惟时锄荒斧坚，民士竞劝，砉石以楹、陶甓以甃，庭观严敞，殿庑翼卫，若帝临止，川谷賁辉。以帅府命，给中统楮币二百七十一定有奇。是役之兴，庶几乎知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者矣。窃惟帝之平水土也，九赋既均，又曰六府三事，以示天下万世治道之本。独《洪范》、《九畴》未尝为虞帝敷陈其说。后千有余年，箕子始以为武王告。使箕子蒙难而不获信，其志又无武王者兴，则《九畴》将遂堙而无传乎！自夏历商孰传之？而至箕子，其事远莫可考。世知帝功与天地并，而《洪范》、《九畴》鲜有能研精理奥、究诸力行者，使其书徒以言语传。汉儒旁摭庶征，推致五行，其言非不较著明甚，而先王综理天人之奥，亦已微矣。八卦九畴道相经纬，天所以畀圣王，夫岂偶然哉！圣上纘承大宝，丕建皇极，中外大臣务肩忠荃，谟协赞襄，盖将挹斯世而跻之三王之盛，神人具孚，岁则顺成，庆浹华裔，惟帝降灵、兹土嘉饫，德馨亦永永亿万年无斁。臣谨稽首再拜而为之诗。诗曰：

浙河之东，有山郁苍。镇于南土，夷视崇冈。昔帝会同，圭璧斯皇。翩其飏馭，若帝陟方。若彼桥山，弓剑是藏。维是横流，溃溃怀襄。燥川静谷，成赋定疆。帝躬菲恶，俾民乐康。铸鼎象列，

谨训范防。功加九有，道尊百王。世严秩祀，登荐肃将。牧臣有惕，顾视榛荒。乃堂乃构，邃宇周墙。吉蠲来享，云旆龙章。繄帝赞育，时厥雨暘。物消疵疠，岁咏茨梁。永祐皇图，储庆发祥。即山勒铭，德远弥光。

北岭将军庙碑

明·刘基

诸暨东北百里为萧山，其山曰北干。浙水带其阴，湘湖汇其阳，东望会稽至于大海，日之所出，其上为星纪婺女之辰。故神甚灵，能祛疫疠、作云雨，人有祈必应。为立庙于山，尊其神曰北岭将军，岁祠焉。宋徽宗时，方腊反睦州，入杭具舟将渡江，吏民大惧，相率祷于神。比寇至，有风逆其舟，且见甲士列岸上，乃不敢渡。寇平，知越州刘鞬上其事于朝，赐额曰武佑庙。后封显应侯，再封灵顺显应侯。至正十二年，妖贼入江浙，烽火通于萧山，百姓惊窜，市井皆空。主簿赵君某至县甫八日，即自往西兴募民备御。而江上守兵甚寡弱，无赖子竞起为劫应贼。众汹惧，君卜于神，神许吉，众心稍安。君乃遣人捕为劫者，悉诛之。有自贼中来，言贼欲攻浙东，见江岸列甲卒旗帜，以故畏惮无东心。贼退，邑人皆德赵君。赵君曰：“吁，兹惟神之功，予何庸焉？”明年大旱，君往祷，辄得雨，众益信神之灵，而大敬赵君之能以诚感神也。庙在山之冈，岁久朽坏，惟神所居室独存。君念无以报神贶，乃以其俸钱新庙。邑人大喜，争助。十有五年春庙成，为堂三间，三门两廊，像设器用无不备，惟所存堂仍其旧，缭以垣墉，甃以瓦石，植以嘉木，丹堊辉映，吏民承祀益虔。三月壬寅，予自杭还越过萧山，赵君请记。按祭法，能御灾捍患则祀之。今神能降雨泽、苏枯槁，又阴力却贼以保全民物，所谓御灾捍患孰有大于此哉？赵君爱其民，能敬事神而获祐，可嘉也。予喜而序其事，复为之歌，俾祀神焉。其词曰：

青山兮幽幽，绿萝含烟兮树木稠。望夫君兮怅悠悠，岩阿寂寥兮使我心愁。雷为车兮云为马，轻震动兮江色赭。神之来兮风振

野，吹竹兮弹丝。女巫舞兮纷陆离，奠芳醴兮荐洁粢。留灵修兮牢纯禧，驱魑蜮兮逐狼虎。弭毒沴兮时暘雨，禾麻成兮息桴鼓。物既备兮礼无愆，和熙洽兮洞渊元。为城为堡兮式恒且坚，保佑我民兮乐以永年。

处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抹公德政碑

明·刘基

至正十六年季春，予自杭归处，父老率子弟遮道，言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抹公德政曰：“往微公，吾聚为墟；今微公，吾属为菹。生我者天，而活我者公。君其知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夏五月豪酋纳款，父老又率子弟造于庭曰：“石抹公，邦家之干城，民之父母也。父母鞠子罔不殚厥诚厥，子虽冥，鲜不念覆育恩。惟公有大造于我州，曷以报公？愿绘像于祠，且勒石纪功，用示于州子孙弗忘，请为之文。”予谢弗能。父老复进曰：“君以丞相命布宣天子威德，既协于远人，旌庸录勋，达丞相心，以劝后人。”时惟至公，予弗敢辞。按公姓石抹氏，名宜孙，旧为契丹人。其先御史大夫以黑军助世祖皇帝灭金，四世祖昭毅大将军受命南伐，克襄樊，定爵三品，为沿海万户，佩虎符，镇处婺，由是居江南。好读书，工文章，元统中袭爵镇守处州，大得军民心。数岁以爵让于弟，而退处天台山中。十一年，福建妖贼入龙泉，处婺大震。宪司趣起公征讨，公至龙泉，募乡兵击贼，走之。未几，贼复入庆元，公进屯查田，使人购其徒为应，贼遂败。公乘胜掩击，俘斩千计，遂复庆元，进攻建宁之松溪、政和，皆克之。处州平，公还归天台。十四年，海贼复叛，行省宪司以副元帥起公分府台州，公辞不得，乃命乡民作保伍团结，扼要害，贼不敢登岸，聚粮训兵以图进讨。夏六月，朝廷用旧议立巡海道官防贼，贼请降，率其属往卫漕运，妖人黄草堂煽动黄岩民以报讎为名聚众构乱，公收其渠酋六人斩之，余党皆散。台州行省又檄公分府处州，时处属县皆有贼，松阳、遂昌在上游，去郡最近。冬十月，公率师进讨至宝定，而黄坛大出，焚民居，火照山谷。公分兵守宝定，

自将麾下还城。贼已薄河津欲渡。先是,沿海军悉发往江东,城中留者不满数百,又大半老弱。公夜部分居民丁壮出拒战,斩不用命者三人,众乃齐奋,贼不敢渡。时沿海军有自江东逃归者六十余人,公召谓曰:“汝辈能破贼,吾当原汝罪。”皆拜曰:“诺!”即渡水击贼,贼败走,明日退去。处旧有城坏不修,遗址芜没,会缙云叛从贼,焚婺之永康及台之仙居。于是处州四面戒严,议浚隍渠筑城,而仓库尽空。昼夜经画,劝勉商贾大家、和集其民,俾效力输资,咸无违。审势相方,商工度材,公悉亲之,官吏左右无容私,由是虽劳无怨者。义兵部长吴成帅众讨缙云贼,中途不进,大掠民财以归,谋乱城中。公测其意,即召与计事,缚斩之,捕其党,则皆授兵给号矣。民大惊以为神。十有二月,公所募义士合击松阳贼,大破之,杀其酋,余众乞降,松阳、遂昌悉平。予以行省檄与公同议招缉事,比至而公处置已各得其当,悉遵公行。于是七县豪酋相继纳款。人谓公生太平时,与缙绅为文墨交,彬彬儒者也。及其临事遇变,则智勇奋发,运不失机,抚循士民则仁慈恺悌,惠无不及,可谓有用之奇才矣。观其镇一州未及期月而功效若是,使得制方面专且久,盗贼何足平哉?予既敬公德,又重父老请,于是述輿情而颂之。颂曰:

维木在中,愈久弥长。维德在人,愈远弥光。公载世勋,来镇一方。佩符桓桓,出师洸洸。谋先鬼神,雷行电翔。锋旗所指,百怪走藏。既剪我棘,爰固我疆。风雨我庐,公树之墙。雪霜我肤,公披之裳。晨昏起居,妇拜儿饟。有聚弗睽,公赐溥将。民愚而灵,群祝孔祥。祝公于天,锡公寿昌。如川源源,如岳嵒嵒。于千亿年,悠哉勿忘。

浦阳深溪王氏义门碑铭

明·宋 濂

浦阳于婺为山邑,唐天宝末始割义乌、兰谿、富阳三县地置邑。人生其中,朴茂淳质,力农务本,耻华言伪行。陈文毅公盛称“书传

所载,礼义之俗,殆不是过”。其言信矣。梁贞明初,县人何千龄四代同居。宋淳熙中,钟宅亦至三世。二氏之间,冲素处士郑绮奋然兴之,教子孙无别火而食,志确见凝,尤非二氏所及,六传至文嗣而家益昌,元至大间旌其门闾,力役之征无有所与。宋元二朝国史皆立传,殆今历十世逾二百五十春秋矣。深溪王氏出乌伤凤林,有讳万者,字处一,擢宋嘉定癸未进士第,立朝蹇谔,凜然不可犯,金壬为之敛迹,终官太常少卿,谥忠惠。少卿之弟菱、三传至某、生二子澄、汶。澄以忠厚为家,州里之无告者给之,人戴之不啻父兄。濒终集众言曰:“汝曹能合族如郑氏,吾无憾矣!”言讫而逝。澄三子,子觉、子麟、子伟,子麟为汶后。子觉五子,应、念、恂、庆、聪。子麟一子,宪。子伟二子,勤、恩。而应之伯仲又各生子逾二十人。子觉与子麟合谋召子姓谓曰:“一体之分散为九族,痒痾疾痛举切于吾身。收族聚居谓之悖,本离宗是为乖义。今吾家相传四叶矣,和孺之乐,虽殷管摄之计未建。父有遗言,欲法郑氏。郑氏与吾有连,其成规具在,吾将损益而行之,何如?”于是应、念帅诸弟踊跃承命,请参定家则一卷遵之,馭家之礼质文兼至,应物之务内外齐飭,薰蒸太和之中,壹囿范围之内。乡人士莫不感励而歆艳之。子觉谓不可无以示来者,既勒家则于碑,复征濂文以纪。昔成周之世、一夫受田百亩,其家众为余夫亦二十五亩。赋由斯而出,夫由斯而定,其势不得不分。当是时,未闻有同居累世者,其相亲相恤之政则有大小宗法存焉。大宗干也,小宗枝也。枝有千万之不齐,干终一而已。此前王持世之微权也。自封建宗法之制坏,九族之亲漫不相统属,若秦肥视越瘠。仁人义士乃于服尽情迁之时,缀之以食而弗殊。事虽异于古,不犹行古之道哉?浦江蕞尔之邑,以义门闻者三,而子觉又不悖其先而继焉。古礼义之俗岂有越于此哉!文毅公之言益可证矣。子觉名闻之后,金华诸族亦同出于凤林,显者项背相望,而淳熙宰相尤著。势隆望重,尚不能合族以居,而子觉一韦布之士,断然行之,可谓贤矣。虽然靡不有初,鲜克有终,子觉

之嗣人世守不坠，他时将与郑氏俪美，龙光下烛行，当辉映于山川之间。濂因不辞而记之，又系之以铭。铭曰：

易著同人，合乾与离。上参于天，火之赫熹。类俗辨物，君子以之。况我宗属，一气之为。譬犹单干，渐敷群枝。服虽少杀，情或甚非。物我相形，矛盾迭驰。借纓取箕，谗语纷披。所幸天衷，亘古无亏。不有人豪，务克己私。何能大公，拔其藩篱。浦阳之江，其流瀾瀾。太朴未散，民淳俗熙。以义闻者，接轸联帷。有美王氏，裔出绅綏。佩厥先训，如铭鼎彝。大合其族，嗜德若饴。夙夜无愆，竭其心思。度物引类，取式树规。鉅探浩渺，细入密微。日约月会，有文可稽。毫倪同心，一唱百随。孰为范防、征礼与诗。以匡念虑，以肃威仪。如水斯渚，畚筑以时。涓滴不戒，不啻漏卮。古云孝悌，致家之肥。何间古今，验若龟蓍。维彼崇构，肇自筑基。既坚既飭，棟宇翬飞。维彼跬步，千里在兹。行行不息，至也何疑。尚慎旃哉，勇毅自持。谁谓华高，企其咫而。太史造铭，勒之丰碑。

王府参军追封缙云郡伯胡公神道碑

明·宋 濂

皇帝定鼎金陵，思得智勇之才用之。于是处之胡公仲渊跃然而起，以赴功名之会，入陪庙算，出镇乡邦，言听计从，宠遇无比，浙东之俊彦攀龙附凤者，皆自公始。公讳深，仲渊其字也，系出汉安定末初讳栋者，自润之丹阳迁龙泉。栋生璠，璠生文虎，文虎生竦，竦生晟，晟生滂，滂生衢州录事参军松年，松年生乡贡进士应辰，应辰生乐清令琇，琇生江南路兵马都监见大，则公曾大父也。大父镗，父钰，仕元为征东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。母赵氏，生三子，公其长也。继母季氏，生一子。员外郎早岁宦游京师，公始十龄，而大母季夫人与母夫人相继亡，公侍大父，与继母抚幼弟，艰难刻励以自植立。未弱冠，走京师侍府君。适府君使高丽，复往候焉。府君捐馆舍，崎岖万里奉柩南还。舟行泊大崖下，梦人语之曰：“此崖且崩，宜急避。”惊觉趣移舟，俄顷大风雨，崖崩声如雷。归葬于县

北之围源，庐于墓，取诸子百氏、天官地志、兵谋术数、医学卜筮、老释之书研究之，发为文辞，操笔立就。元季江淮俶扰，蔓延浙闽，盗由建之浦城、松溪入龙泉，公叹曰：“浙东地尽白，祸将及矣。”乃集乡兵结寨于湖山。已而处民相聚为盗，江浙行中书省调万户石抹公宜孙戍处州，辟公参谋军事。檄所隶诸县募壮士为军，浹日得数千，公引之屯竹口，下令贼中曰：“尔皆良民也。因驱迫故为乱，弃仗即仍良民矣。”贼以公长者，言不敢，尽毁旗械，肉袒请降。温州戍卒韩虎、陈安国杀主帅据城叛。行省命宣慰使恩宁普公讨之，道由处州，与公语、意合，帅府复辟公参谋之。公曰：“温城叛者惟一二人耳。若破城，玉石俱焚，如平民何？”遣辨士入城说其党曰：“韩虎悖逆乱常，今王师四集，虽金汤无不破者。若辈胡为作蠢粉耶？将军未忍加兵，苟能去逆效顺，悉原宥；若稔恶不悛，城破悔无及矣。”其党相向泣曰：“吾属自度旦暮鬼耳。倘获复生，敢不唯命。”乃杀韩虎等以城降。温城濒海，民以渔为业，时城闭三月，民病甚。公请发粟赈之，欢呼之声载于道路。宣慰欲列功闻于朝，公辞。既而宣慰以行省参政总兵征鄱阳，复邀公行，戎务无巨细悉属之。青田潘惟贤聚众为乱，龙泉长吏闻风遁去，贼焚县治。公之师王先生毅与门弟集义兵捣退之。里中恶少年疾其功，害先生。公在鄱阳，驰归，执害先生者尽歼之。缙云之横村、松阳之白岩、遂昌之大社、丽水之浮云、泉溪，无赖者咸为盗，根势蟠结不可御。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为行枢密院判官分院镇处州，至则假公分院行军都事统兵讨丽水泉溪贼，拔之。未几又平浮云，白岩贼惧，来降。缙云盗亦就平。乃移师攻遂昌，贼酋周天觉、方友元倾其精锐出迎，公笑曰：“贼若坚守，未易即殄灭。今来，岂非天授我乎！”部分诸校以正阵接战，以奇兵夹击，别遣游军入山搜其伏匿。贼三面受敌，大败，斩首数千级，生擒八百人，获方友元，梟之。乘胜攻大社，周天觉降。移兵讨青田贼，贼党金德安杀潘贤兄弟以降。时国兵取浙东，婺衢既下，独处州为石抹公所守、不降。皇帝遣金枢密院

事胡公大海由间道取处州，石抹出战，败北。大军入城，分兵取属邑，公以假元帅统龙泉、庆元、松阳、遂昌四县兵，闭关为拒守计。四县士民请公内附以全民命，且曰：“公治兵十年，勤劳至矣，而朝廷无一命之锡，君何负于国哉？”公知时事已去，乃出见胡公。上素闻公名，召至南京，待以殊礼，居亡何，擢中书左司员外郎。上日与公论天下事，公有言未尝不称善也。诏公还处州，招集旧所部将校，以从西征。上既平江西，命公以亲军指挥守吉安。会浙东苗军为变，婺守将被害，而处城亦为所据。上遣公复处州，比至城、复除公浙东行省左右司郎中，总制处州军民事。郡甫被兵，民物凋瘵，而山寇乘间窃发，人情未固，随方招捕，凡首恶即诛之。犹虑戍兵之寡，募之，获胜卒万余人，谕于众曰：“兵少不足御敌，师众又无以食之，奈何？”众皆曰：“养兵以卫民，苟不为御备计，子女玉帛且不保，况于食乎？”公乃因民之产权宜增赋之。沿海军素骄横，以复城功，横益甚，公择其尤无良者斩之，众乃慑服。江西食浙东盐，有司十分税一，贩者鲜至；公请以二十收一，商贾遂通。城南枕大溪，浮桥废久，堤当水冲，为所啮蚀几尽，公即上流比舟为梁，以济行者。州学敝坏，讲舍仅存，用以贮官粟。公撤而新之。荐进士吴世昌为郡文学以司教事。城中民庐多为戎士所据，公度闲旷之地建营屋数十区使居之。缙云官田其税额甚重，执里役者恒以私粟代偿，公以没入之田实其数，其害乃除。诸暨守将谢再兴叛，兵犯东阳，平章李公文中击走之，公引兵为援，建议以诸暨为浙东藩障，若诸暨不守，则衢处不支，乃度地去诸暨六十里并五指岩筑一新城，不旬日而成，楼橹濠栅毕备。上闻诸暨叛，遣使来议，别为城守计，至则城已完，上叹赏不已。后浙西将李伯贞大举入寇，兵二十万屯城下，坚不可攻，败绩而去。上念立城功，以名马赐之。青田之芦茨，地接闽徼，人素犷悍，叶仲贤恃其险，屡叛，乘我师在外来寇，公还军深入，禽其渠魁，少壮皆籍为兵，二十年逋诛之盗，一旦就平。温州方明善攻平阳，公出偏师破之，并复瑞安所侵地，而亲统军攻温

州。明善势蹙，与其仲父国珍议纳岁币。上诏公还师，明善以盐若干进贡，上命处州易银以入内藏，上怒银色恶，责守令使偿。公曰：“此吾过也。守令禄薄，何能偿？”乃售龙泉田以银九百两代输。公入觐，上欲留公柄用之，以边事未辑，愿守外。时上即王位，乃擢王府参军，仍总制处州，陛辞上谕曰：“俟闽浙尽平，当进卿中书矣。”福建陈友定扰边，公奉命征之，取建之浦城，而崇安、建阳二县亦下。上赐以所乘骏马。建守将阮德柔兵四万屯锦江，出我师后，公还兵击之，破其寨栅，友定大惧，帅锐卒亟围我营，公突阵与决战，马蹶被执。友定得公颇礼遇之，公具道天子神圣，四海归心，群雄乐为之用。且引窦融归汉故事感之。会元使者至，遂遇害，岁乙巳春也，年五十二。上痛悼不已，命使者即其家祭之，诏中书议加恤典，追封缙云郡伯。有爵而无官阶职勋者，有司之制未备也。公天资颖拔，智识绝伦，艺术学之无不精，性倜傥好施，贤士贫乏倾囊以周之，守乡郡五载，馭众一以宽厚，用兵十余年未尝妄戮一人。其歿也，闻者莫不流涕，乡人立祠祀之。配项氏生二子，长桢宣武将军处州卫指挥使司，次枢。女一适章存厚。公歿二年，桢等刻木为像，具衣冠葬于围源之左，来征濂文。昔濂侍上于白虎殿，忽顾问曰：“胡深何如人？”濂对曰：“文武才也。”上曰：“诚如卿言，浙东一障，朕方赖之。”濂辱公交五六春秋，见公酒酣耳热，指挥三军雄姿不可遏，及与缙绅之流论文评诗，则欷然书生也，未尝不服其勇而爱其谦。今公不可作矣，用备著公之事揭诸墓门，以告后世。铭曰：

洸洸胡公，万人之英。一剑横空，莫之敢撓。浙河之东，地气尽白，此为兵征，见于龟策。尔众荷戈，来入我堡，宽尔枕席，拔尔水火。公师如风，寇散如云，一鼓之余，尽为埃尘。节钺出镇，涉历五年，桴鼓不惊，鸡犬晏然。谁登叛人，陷我诸暨，公建新城，寇至辄败。皇用嘉锡，使车绎络，天闲龙马，于公弗惜。公感主恩，酣歌慨慷，誓提入闽，以归职方。旄旗所届，势如破竹。天未厌乱，三军